

四十卷四十一卷

和
1811
23



門和16
1811
卷23

昭明文選集成卷之四十

古榕方廷珪伯海評選及門吳作霖斯沛高凌霄卓友全校刻



書上目錄 答蘇武書 報任少卿書 報孫會宗書

論盛孝章書 與彭寵書 與魏文帝書

以上共六篇

答蘇武書

李少卿漢書李陵字少卿天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單于戰力屈乃降匈奴中與蘇武相見

武得歸為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書答之

昭明文選集成 卷之四十 答蘇武書 一

子卿足下。呼在陛下者而告之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

與言殿閣下足下待勤宣令德策名仕版清時榮問譽休暢

幸甚幸甚遠托異國昔人所悲桓子新篇雍門周鼓琴見孟嘗

對曰所能令人悲者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若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

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蕭條則心傷矣望風懷想能不依

依音者也故舊不遺遠辱還答陵前與蕪武書武慰誨勤勤有踰

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以上叙所以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

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觀但見異類韋鞬講臂衣縛左右手

之古龜川莫以禦風雨衣服室羶肉酪漿以充饑渴飲食舉

目言笑誰與為歡申上胡地玄冰邊土慘裂水厚故色玄但聞

悲風蕭條之聲冷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

互動牧馬悲鳴笳者李伯陽入西吟嘯成群邊聲四起笳曲馬

屬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觸景傷

上亦是與子別後益復無聊聊賴上念老母臨年被戮臨年臨

謂老妻子無辜並為鯨鯢未段痛發漢待功臣之薄伏根於此

封之以為大戮鯨鯢喻不義之左傳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

人武帝以陵降匈奴殺其毋妻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子歸受榮

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遠棄君親

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域居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降既

後則不復文自悲矣先君謂其功犬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

返本國

十二字乃陵書自明其含冤負痛處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念及

此處先伏大意下文方痛切言之見殺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粉頸以見何志自明見

其降原非貪生怕死即下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

蓋增其降敵之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

不入耳之歡謂愁苦之言聽來相勸勉異方之樂人祇音令人

悲增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

懷故復畧而言之以上叙武答書之厚叙已降後飲食居處之

難苟免叙已功罪不難照察將下半截大意俱渾括在前下皆

據此反覆申明來路秩秩分明是寬以布局之法通上為一大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先帝謂武帝陵作書五將

失道陵獨遇戰遺書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

將未許其人失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無五

道愆期不至也而裏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大漠善本作

外八疆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

之馬羈馬絡頭也然猶斬將居旗追奔逐北拔取日率滅跡

掃塵斬其梟帥敵已敗走故滅其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

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以上極匈奴既敗舉國興師

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比前此只用偏客主

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凡行兵步又甚懸絕則匈奴為主陵

為客客不如主之明地利便進退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良痛決命

爭首。一創者持兵士卒用命皆扶其創乘其痛爭為先首而戰死傷積野餘不滿百餘兵不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百人之中扶戰。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懼其威。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為先登。徒空也。空首奮。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初戰勝再戰勝敗相當三戰始敗而降。得聲勢岌岌搖動紙上。合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上段俱發明功大罪小飲血謂飲泣也。其勇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免耳。數句是說管敢。李陵傳云軍候管敢為軍旅候被校尉答之五十乃亡入匈奴。於時匈奴與陵戰至塞恐漢有伏兵欲引還。故曰漢無伏兵。匈奴因大進。新兵陵戰蘭於山。昔高皇帝以三十萬眾困於漢軍敗弓矢並盡。陵於是遂降。

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又借往事相形。見其功大罪小。此即承上餘意。未盡為過。峽故文勢綿亘。漢文多有此秘史。記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秘計始得免。况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執法之人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是以義理論當死。此是以利害論當死。用雙敲。迫入有所為句。然明其所以不死之故。排界之極。亦是巾上。不難殺身。列頸意。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欲以報恩言。燕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驅醜虜。翻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立節報德。昔范之明。

蠶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讐。報魯國

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史記吳王發精卒擊越。越王乃

卒用謀滅吳。殉謂死也。又曹沫為魯莊公將。與齊戰三戰三北。

公乃獻遂邑之地。以和。後桓公與魯盟於柯。沫持匕首。劫盟。壇

上求。返所亡地。桓公許之。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

盡歸其地。申上有所為意。漢書公孫敖捕得生口。言陵殺單于。

肉受刑。為兵以備漢。於是族鄰家毋弟妻子。此陵所以仰天摧

心而泣血也。申上不蒙明察。辜負陵心。足下又云漢與功臣

不薄。一難。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武與陵書云。漢昔蕭樊囚

繫韓彭。菹醢。史記相國蕭何為民請。上林中空棄地。令民得入

遂下廷尉械繫之。又高祖病人。惡樊噲黨於呂氏。即白上一日

官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

鍾室。又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呂石白上曰。彭越。壯

士也。今徒罰自遺患。不如誅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鼂

五臣本。錯受戮。周魏見事。漢書錯患諸侯強大。請削其地。七國

作晁。勃為丞相。免就國。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絳。勃常披甲。令人持

兵以自衛。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竇嬰。景

帝時。吳楚反。拜嬰為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為魏。其餘佐命立功

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賈誼已見上

諫上不用。因謝病。免相。亞夫子為父買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召

詣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塋器也。何謂反乎。

更侵之。益急。遂入廷尉。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

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選舉。誰不為之痛心哉。善誼二子

沫向註指賈誼亞夫選舉高舉也按據善註是言范曹二人能以功名終嘆諸人之不能善終據向註此段是緊承上文即作賈誼周亞夫亦合蓋此二人視之韓彭等尤薄陵先將軍功畧益為有功無罪。以上言漢先代待功臣之薄。

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古身絕域之表先將軍謂李廣貴臣

謂衛青漢書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令出東道東道迴遠廣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留愠怒引兵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廣遂引刀自

到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以上言漢

功名之薄文勢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

一層剝入一層漢書漢遣蘇武以

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依死朔北之野漢書漢遣蘇武以

奴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使送武會匈奴依王長水虞常反匈奴中常以告武副使張勝勝許以貨物與常一人夜亡告之

主等死虞常生得匈奴使衛律治其事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歸

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壯丁年

武氣絕半日復息乃徙武北海無人處壯丁年

漢書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及還鬻髮盡白老母終堂生妻去惟漢書陵謂武曰陵來

送至陽陵子卿婦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

猶嘉子之節况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

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漢書光始六年武至京師

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

二百萬今之二千貫屬國今鴻臚卿也

勤勞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倂之類悉為廊廟

宰宰官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漢書

也宰官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漢書

也宰官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漢書

也宰官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漢書

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

也。此段又從武身上見漢待功臣之薄就書中不薄意分作三層抒議自寬而緊胸中壘塊發洩盡矣。自漢與功臣不薄至此通為

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此處又將日家功大罪小。漢三大段。陵雖孤恩漢亦負德。及一家彼此對紐。明其待功臣之薄。文心一。

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

豈復能眷眷乎。銑註言人雖有忠心不能勇烈尚能感節義視死如歸陵當日即安於王事而死主豈能眷眷

念陵數句見漢如是薄待功臣已。男兒生以不成答死則蓬壘

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秦

刀筆之吏弄謂使廷臣議已功罪刀筆古。願足下勿復望陵。意

人。大事書板小事書簡誤則以刀刮去之。願足下勿復望陵。意

當日書中必指陵復使歸。嗟乎子卿夫復何言。胸中壘塊已平

漢故即借書中語以洩憤。嗟乎子卿夫復何言。以下將答書之

足下生死辭矣。以後永不。幸謝故人。故人。大將軍霍

足下。亂子無恙。勿以為念。漢書武在匈奴時。努力自愛。時因北

風復惠德音。復報也。謂報前日。李陵頓首。

按為臣死敵自是常理若藉口不忍目前之死思圖日後

之功是國家無死綏之臣矣且已降敵心懷兩端是何異

再適之婦望故夫而思復也但陵當日罪之可原全由以

五千步軍當十倍強敵勢孤援絕以功折罪網或可寬殺

其妻子併及老母斯為過矣嗚乎陵自是奇士遭逢不幸

身名俱裂。君子諒其心，終不能為之諱。其事然則，士寧為玉碎無為瓦全哉。書則淋漓酣恣，神似龍門。

報任少卿書

司馬子長

漢書武帝將誅李陵母，妻遷盛言李陵才器不可誅之。後有讒遷與陵善，故為游說。遂下獄受刑，後為中書令。脩史記，益州刺史任安。

字少卿，與遷書責以進賢之義，遷以此書報之。

太史公牛馬走

太史公遷父談官，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全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蓋遷襲談之職。

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少卿任安字

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

賢進士為務

此句是一篇持議之根。史遷正因救李陵事，全推賢進士受茲宮刑奇禍。下云身殘處穢，大節虧缺。

皆據此而言。今少卿教他推賢進士，正是搔着痛處。入手便提出，後面皆毓胎孕，無於此。鬻蕪作論，純用此法。

勲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

望怨也用

流俗人之言，因眾口譏笑，不敢推賢進士，俱伏後截。

僕雖罷駑，奴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

顧自以為身殘處穢

身殘即下宮刑處穢，即下掃除之隸，闕葺之中。

動而見尤，欲益反損。

推進之事原欲益人，因已殘穢反至損人聲名。

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

鬱悒不通也，無可與

語便是下無可告訴。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

復鼓琴

言人之有所為多為知己而為，誰能令之使為。人之聽吾言亦由心志相孚，誰能令之使聽。如伯牙之鼓琴，全

為鍾子期之知音，而子期知音亦非伯牙令之使聽。自有相契於形骸之外者。呂氏春秋：伯牙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太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蕩蕩乎若流水。何則？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

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

容，脩飾其儀容。大意是言欲推賢進士，由人素信於我，其言始

售起下已。若僕大質已虧缺矣。謂被宮刑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

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隨隨侯珠和和氏璧由許由夷伯夷黜辱也書

辭宜答會東從。用上來又迫賤事書即少卿教以推賢進士書

家之相見日淺。因有事不得見故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卒

促遽之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向註安為庚太

測謂生死不可知。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薄迫也迫

近季冬將刑也。武帝將幸雍已復當從行。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門以曉左右

難言其死故云不可諱。一篇書俱是舒憤懣。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謂任安以不請畧

憊提明憊悶也。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以上將來書錯舉大意為下面

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符信愛施者仁之端也。端緒取與者

義之表也。表見耻辱者勇之決也。耻辱則有所立名者行之極

也。實至則名歸故曰極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托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

矣。先以士之所得為故禍莫憐慘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欲利

貪欲利而得禍乃其自取故禍莫憐慘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欲利

心者心跡無累罪非其自致故悲莫痛於傷心欲利悲莫痛於傷心欲利

體故詭火莫大於宮刑。四句中重在千鈞筆力詭火莫大於宮刑

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刑餘之人不足比數非此

是憤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雍渠闕人家語孔子居

極處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

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遊商鞅因景監見趙良

過市於是耻之去衛過曹此言適陳未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

召月文選集卷之四十一與任少卿書

昭明文選卷之四十一與任少卿書

寒。心。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同。子。參。乘。袁。絲。變。色。
 自。古。而。耻。之。東宮趙談參乘袁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
 六。尺。輿。者。皆。大。子。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夫。中。才。之。人。事。
 何。與。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絲。益。之。字。賢。士。即。推。進。賢。士。
 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言。非。惟。不。敢。推。進。
 士。亦。耻。為。所。推。進。蓋。已。官。刑。則。全。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
 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是明自己不敢薦士也將舉朝一筆
 處。○。上。極。力。發。明。詎。莫。大。於。官。刑。正。見。僕。賴。先。人。緒。業。緒。未。
 身。殘。處。穢。推。進。賢。士。非。其。職。為。一。小。段。人。臣。恐。不。稱。職。故。所。以。自。
 人。指。其。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居。官。皆。日。待。罪。所。以。自。
 父。談。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

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嚴。穴。之。士。外。之。不。能。脩。行。伍。攻。城。野。
 戰。有。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
 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
 此。矣。以上皆叙未受官刑以前事四截中嵌寄歷落嚮者僕亦
 常。廁。足。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太史令二千石故曰下大
 未。受。刑。之。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綱維思慮指國家今已虧
 時。廁。間。也。形。處。帶。為。掃。除。之。隸。在。關。膾。茸。勇。之。冲。也。指。在。禁。中。乃。欲。
 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代。之。士。邪。嗟。乎。嗟。乎。如。
 僕。尚。何。言。哉。言即上論 尚。何。言。哉。自僕聞之至此將來書推賢
 列。是。非。 尚。何。言。哉。進士而以已身被官刑身殘

處。械。大。質。虧。缺。全。於。關。豎。非。惟。不。當。薦。士。即。薦。士。亦。反。且。事。以。為。辱。痛。憤。處。全。由。官。刑。是。正。答。來。書。之。意。通。為。一。大。段。且。事。本。末。未。易。明。也。本末謂始終未易明即難預料始期僕少負不

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即下文

星歷太史氏出入周衛之中周衛宿衛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

言人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

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對其父言務一心管職已伏下以求親媚

於主上也媚愛也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本求親媚不虞反至羅夫

僕與李陵俱居門下謂同為侍中官素非能相善也趨舍捨異路趨所向舍

所廢立志行事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為人自

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引有讓是非恭儉下

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

士之風此信之於平時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身之計赴公家之難斯

以奇矣即是從李貳師出今舉事一不當謂陵而全軀保妻子

之臣世間偏是此輩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媒孽合兩

謂生其罪壘先將救陵大意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

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塞外出馬故言戎馬單于所居橫

挑徒鳥疆胡仰億萬之師仰仰面攻之五千億萬與單于連戰十

有餘日所殺過當如字向註言陵軍數少虜救死扶傷不給

氐。襲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旃裘何

漢書匈奴至冒頓最强大置左右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

賢王以其善射故曰引弓之人。救兵不至謂士卒死傷如積然陵

轉謂相。矢盡道窮救兵不至。五將失道士卒死傷如積然陵

一呼勞軍士。五臣本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五臣本張

空拳。洙音類類古洙字言流血在面如鹽類類洗面也李登聲

奮空捲而破百萬之軍顏師古註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昇

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李奇註作弩弓按此當作拳

北白刃北嚮亮爭死敵若。此段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

王侯皆奉觴上壽。史記陵至浚稽山使麾下騎陳步樂還後數

史曰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怡悅大臣憂懼

不知所出。上提聞便奉觴上壽此敗聞便憂懼僕竊不自料其

卑賤見主上慘愴恒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款款忠以為李陵

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甘無多則推以與人故曰能得人之死

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上表以國士之風此表以古名身雖

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當欲得相當言欲立效

彼觀猶言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蕭於天下矣

摧敗謂摧破匈奴之兵林西仲云此九句乃救陵之詞書中僕

不便挿入上用以為二字提明下用此指括過何等筆力。僕

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此指謂

述陵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眚。魚解眚之辭。廣猶開也眚眚怒未

昭明文選卷之四十一 報任少卿書 三

能盡明。謂尚未暢其說明主不曉。以為僕沮。才貳師。而為李陵游說。稅

遂下於理。漢書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令陵為助兵及陵與軍于相值而貳師少功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而為陵

游說下遷腐刑。治獄官遷自救。陵原與貳師無拳拳丘之忠。涉以此受誣罔之罪。是誠冤獄。篇中所憤懣在此。拳拳辨之忠。

終不能自列。列分因為誣上。卒從吏議。此吏是能媒家貧貨賂

不足以自贖。法百金贖死罪而遷家無之。貨殖傳所由立交游莫救視。游俠傳所由立左右

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

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只是為入別白冤情尚未推薦賢士

便得此慘禍極憤李陵既生降。顏善本其家聲。而僕又俛二之之

天下觀笑。合陵與已而言故曰里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俗

言三字文開出下文許多文字。自事本末未易明至此盛推陵之功。明已救陵原是效忠於國。非是私陵竟以誣上獲罪。通為一僕之先。五臣本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漢書漢初功臣剖符

大段僕之先。有人字非有剖符丹書之功。世爵又論功而定封

訖於是申以丹書之信。此皆與高祖同定天下功臣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

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

毛。與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次比特以為智窮

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承上流俗所輕大意是言當日若即

君國徒然於死。究屬無益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即上近於人固有一死

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以下承上死字

覆推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太上謂第一等人不辱先顯其

論 次不辱理色。謂人不敢以理色辱。其次不辱辭令。辭言辭令敢

以辭令辱之皆其次屈。善木作體受辱。謂被其次易服受辱。謂

自反無缺之意。其次屈。木索即三不之刑。漢書箠長五

衣。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尺以之管八箠楚皆杖木之名。其

次別。他毛髮嬰金鐵受辱。謂髡鉗剔毛髮謂髡刑。金其次毀肌

膚斷支體受辱。荆劓最下腐刑極矣。謂宮刑。宮刑腐鼻故口腐

是最痛憤處。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刑不

故處處帶定。夫出禮記下皆從。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

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起下士之入牢對吏與。故士善本無有

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平也。對簿

定爰書也。雖止畫地刻木終不可入不可對者非所宜入宜

對之地正是勉勵士節處鮮明寧自殺不至其地為鮮明。今

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行箠幽於環牆之中。榜擊也。圍牆

圓土教。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坊本正作

罷民。優從之正當亦。揚息何者積威。五臣本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

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以上極寫受辱不堪光景正以

猶厚。且西伯伯也。拘於羨里。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李斯相也

具於五刑。漢書刑法志漢興之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

肉於市其誹謗罵詛者又。淮陰王也。受械於陳。漢書韓信為楚

斷舌故言具謂五刑。報任小卿書。右。故色軒

上變告信欲反上用陳平謀偽遊雲夢信謁上彭越張敖南面

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陳楚之西界械謂桎梏因討陳豨徵兵於梁

稱孤繫獄抵罪史記高祖立彭越為梁王因討陳豨徵兵於梁

王張耳薨子敖嗣立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且暮自上食

體甚卑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等謀殺高祖事

覺連及敖遂檻車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五臣本室絳

徵詣長安下獄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三木械項及手足

周勃也見上請室請罪之室吳楚反拜嬰為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為魏其

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遂論嬰棄市季布為朱家鉗奴

季布楚人為項籍將數窘漢王項籍滅購求布千金匿者罪三

族布匿於濮陽周氏知朱家與滕公善迺覺鉗布衣褐與

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季布見滕公說曰季布

何罪臣各為其主耳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為言於上乃

赦布召見謝拜灌夫受辱於居室灌夫字仲儒時丞相田蚡貴

郎中見漢書

光四年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夫因行

酒罵坐語侵及蚡蚡劾其不敬遂縛之居室義全請室濟註為

田蚡所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隣國及罪至罔加罔即網

居之室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自裁即

引古人亦不能定計於鮮至受辱後亦不必自裁

况已已被宮刑身既受辱何必以死自明其節

由此言之勇

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是怪乎能自裁為勇為強不能自裁

必以見辱後謂不夫人不能早善本有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

能自裁為可惟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重施刑於

於大夫者殆為此也繩墨之外謂法網未加早裁謂見幾自殺

謂遷延至鞭箠之間欲守不辱之節勢已無及故曰遠到此則

國家失所以待士士亦失所以自待反覆申明上刑不可施於

報任少卿書

左

大夫意。自僕之先至此。總見士可殺不可辱。古人正以培養廉耻者。勉勵士節。到見辱以後。士節已虧。更何必以死明節。文所以明其不用自裁之故。通為一大段。○早裁繩墨之外。如李廣蕭望之。不肯對簿自殺。蓋寬饒之自到北關。亦皆是。夫

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為義理所激。自不計及父母妻子。○以上言身既受辱。何必以死明節。以下見死初非已之所難。更

進。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時父母已沒。故止說妻。且勇者不必死節。不必以死節見

其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怯夫非勇者。若義所勇。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在亦能以死自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去就即生死。謂去生就死

且夫臧獲婢妾。由猶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臧獲婢妾。更下

裁况已之被刑。乃激於義。何難先期自裁。以明不辱之節。不得已。指救陵事。韋昭曰。善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荆揚海岱淮濟之間。罵奴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所以隱忍苟活。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

陋。鄙陋謂沒世而文采。善本。不表於後世也。起入作史記須看

氣。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音儻非常之人稱焉。徑可

接作史記矣。另為叙起。引古人因處困故有許多蓋文王五臣著述來相形。乃惡脈綏受法文勢綿亘。後方不竭。本西伯拘而演周易。演引伸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失明謂無目。國語為孫子膺毗脚兵法。

修列史記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惠王自以為能不及

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而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史記呂不韋

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不韋為相國號仲父是時

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

皆所聞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三十餘萬言以為備天下之物古

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後與秦太后通事覺家徙蜀飲鴆而卒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史記韓非韓之公子也見韓稍弱以書諫

憤五蠹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其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

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乃遣非使

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斯諱非下吏治之使人遺藥使自殺○按

不韋韓非著書俱在前遷蜀囚秦在後此只從乎其類者耳

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

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謂思以乃五臣本如左丘無目孫

子斷管足另提一家乃是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

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不敢以述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

羅天下放失舊聞以下皆言畧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

壞之紀紀記上計軒轅下至於茲軒轅黃帝為十表本紀十二

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五臣

從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古今謂草創未就會遭此禍

刑即宮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又明其所不死僕誠已

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與則僕償前辱

之責又照轉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

昭明文選卷之四十一 報任少卿書 七 效也行

言也。俗人只以被刑為辱。視著作為不切之務。故難與言。但古

往今來。此輩儘多。安得家喻而戶說之。故下文再從俗人

戮笑洩出餘憤為收局。自莫不貪生惡死。至此反覆明。非

是怯死。其所以受辱不死之故。只為一部史記未成。結出作史

記通為一大段。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下流即身殘處。僕以

口語遇遭此禍。因論陵功重逐。為鄉里所戮。善本無戮笑以汚辱

先人。憤處全為官刑。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

彌甚耳。再應上垢莫大於官刑。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忘

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官刑辱比

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名在闈宦之籍。故且

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前以多言獲罪。是其狂惑。今

通前此之狂惑。語俱帶憤。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力謬

乎。收上推賢。進士大海。今雖欲自彫琢曼。音辭以自飾。自飾自

迴風刺矣。謬誤也。無益於俗。不信。祇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

行飾其不能悉意。畧陳固陋。固猶鄙也。謹再拜。

按篇中痛憤總由官刑虧體辱親。以此被俗戮笑。亦以此

正好借來書所云推賢進士。以舒其憤懣。夫前日稱陵之

功。不過欲廣主上德意。尚非推賢進士。便已受此奇禍。况

被刑之後。與刑餘之人為伍。可復議及此乎。前半以推賢

進士。不可出於刑餘之人。進之適以辱之後。半以刑餘之

昭明文選集卷之四十一 報任少卿書 七 故也

人自視已屬無顏。加以流俗非笑，豈可復言推賢進士。但於身殘處穢，大質虧缺之後，所以忍隱苟活，只為生平著述未成。此則通篇立言之大旨也。佳處全在層疊反覆，不使粘連一片。牽攏忽放，開搭入後意，放開復牽攏，縮轉前意，神於伸縮出入之法。所以意能層疊，詞極反覆，不似八大家文全力結聚，只在一兩處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又非華說之所能精矣。

篇中多指斥流俗人，便是指交遊左右親近一輩人，不能使其力於事前，文欲肆其口於事後。想榻管時，真有許多惡薄聲音，笑貌犖然在目。率性盡情發洩，一番發洩到二十分憤懣，亦舒到二十分矣。其叙陵功與陵書如出一手，人疑為六朝偽作，真偽不可知。但陵書之層跌反覆，非六朝所及。當仍問之龍門耳。廬山人

報孫會宗書

楊子幼

漢書楊惲字子幼，華陰人。以才能稱譽，為常侍散騎，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坐事免。為庶人，惲見已失爵位，遂即歸家，閉居自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誠諫之言。大臣廢退，當杜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乃作此書報之。濟註：惲見廢，內懷不服，其後有日蝕之變，入告惲，驕奢不悔，過日蝕之咎，此人所致。下廷尉按驗，又得與會宗書，宣帝惡之。

遂腰斬

惲材朽行

五臣作行朽

穢文質無所底

底致也猶言不文不質

言

幸賴先人餘業

得備宿衛

惲父做為丞相以蔭補官常侍散騎宿衛官

遭遇時變以獲爵位

以上叙出身漢

書霍氏謀反惲先聞知霍氏伏誅惲封為平通侯

終非其任

卒與禍會

因戴長是下哀樂免侯

其愚矇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

督正也

然竊恨足下不深

惟其終始

始為卿大夫終為庶人伏下

而猥隨俗之毀譽也

止將來書畧揚便突接此二句

恨字深惟字狠字憤氣便已勃勃二句為一篇之綱以下言鄙俱據此生議。嬰即是治產業譽即是通賓客有聲譽

陋之愚心

去位與在位不同

則若逆指

逆來書之指

而文過默而息乎

息謂不報

書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畧陳其愚唯君子察焉

以上叙報

書

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

二千石皆得乘朱輪十人已亦在內

位在列卿

爵為通侯摠領從官與

去聲聞政事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故為通言其功德通於王室從天子

侍從官摠領羣官之長

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

以上言已

之就應上獲爵位先自責一句語便帶憤

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

為戴長樂所告

身幽北闕

禁中獄

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

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

認罪中語俱帶憤。以上言已之去應上

與禍會

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

惟思也

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

全軀說以忘罪

忘罪謂悅樂忘昔日之罪

竊自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

農夫以沒世矣。認罪中語俱強得此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

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給公上謂充不意當復用此。五臣本為

譏議也。猥隨俗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止者聖人亦弗

禁於人如下田。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盡恩亦因

家作苦云云。之而盡觀下三年句便見已於國臣之得罪已三年矣。三年暗

思已盡憤中殊失臣子立言之體。既而田家作苦歲時伏臘六月為伏十

既而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京羊包羔斗酒自勞家

本秦也能為秦聲。秦聲擊缶婦趙女也雅善鼓琴。五臣本奴婢歌者

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以上極寫歸田之樂來書

言非惟不惶懼。且得盡情行樂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

蕪。山南為陽人君之象蕪穢不治喻朝廷荒亂一頃百畝喻百

空有莖而無。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以行樂噴醒上意亦太

益於時用。甚矣且已伏末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

當識去就之。無度不知其不可也不特行樂行樂中併深荒無度洩憤中並

廢退當杜門惶。懼為一大段憚幸有餘祿方釋賤販貴逐什一之利。什一謂

一販販而。此賈豎之事污辱之處憚親行之豎小人求利為汚

親行答來。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憚者猶隨風

而靡尚何稱譽之有。數句是答來書通賓客有聲譽言求免於

俗之毀。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

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會宗為卿大夫，憚為度人故道不同。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上以俱是反他來書治產業，通賓客，有聲譽為一夫。西河魏土文侯大段以下，則責其不知去就之義，洩其餘憤。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謂去西河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貪鄙則戀富，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併責其所居不善因此為習俗所移，不知去就，尤憤得無理。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猶云各人的事不必代人饒舌

按於會宗來書，不惟無一句認錯，且言已之所為併出會

宗所規之外，是失候事由戴長樂特借會宗以洩其憤耳。篇中君父尊親數句，見已於漢之恩已絕，即此便為殺身禍本。何待讀到南山之詩乎？至末責會宗以不知去就，山為習俗所移，試問憚不失候，其果率妻子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乎？反唇相稽，尤為執中無理。書則激烈凌厲，英悍無前。

論盛孝章書 與曹公

孔文舉，會稽典錄盛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為都尉，詔命未至，果

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初盛憲為臺郎
路逢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答曰魯國孔融時
年十餘歲憲以為異乃載歸與之言
知其奇才便結為兄弟弟升堂見親

歲月不居也停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文過

二以上畧叙與操交情公謂曹操海內知識零落殆盡關情處

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孫氏謂策湮沒謂喪亡單

子獨立無右臂曰子言無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

復善本善本永年矣救之不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

救則桓公耻之公羊傳曰刑亡孰亡之蓋狄滅也曷為不言狄

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

依以揚聲謂發揚而身不免於幽執善本命不期於旦夕幽執

不期且夕言將見殺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益友

尤當救之亦惟能救方見為益友朱穆感世澆薄莫尚敦厚著絕交論以矯之融是孔子二十一代孫公誠能馳

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使之去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以上

道說以下就國家人才說今之少年喜誇前輩惡習自或能譏評孝章孝章

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終不以謗損名燕君市

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事見戰國策買駿

欲以招遠近之駿足言孝章縱非賢良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

可收天下名望救之士之至者必眾不惟為友實是珠玉無蹊胡

絕文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為國引義正大珠玉無蹊胡

昭王築臺以尊郭

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再譬申上。况賢者之有足乎。韓詩外傳

平公曰。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蹀足也。昭王築臺以尊郭

隗此引郭隗與上市。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

求賢故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而往乃尊隗之

效正見賢。嚮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隗原寒士

者有足意。解其懸而拯其溺。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反

振叫轉上意。凡所稱引。即市駿。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

愈噴愈醒。市駿骨。言因孝章表白其事。不盡所懷。悉盡也。

篤斯義也。之義。因表不悉。不盡所懷。悉盡也。

按前輩稱孔北海愛惜士類。當代物望所歸。此救盛孝章

後薦禰正平。全為漢室儲才起見。中引市駿骨事。反覆歎

動為盛孝章說。可即不為盛孝章說。亦可尚猶以好人待

操也。文輕利中。自具頓挫往復之妙。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

朱叔元范曄後漢書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初從世祖

將軍幽州牧守。薊城。浮少有才。能頗欲勵正風。迹收

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贍其

軍實。不從其令。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

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

之後。為大司空。坐事賜死。

昭明文選集注 卷之四十一 與彭寵書 廿

蓋聞智者順五臣本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愚是一篇之骨常竊悲京

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無賢輔則不聞過卒自棄於鄭也

事見左傳太叔出奔是自棄於鄭起勢憑空而下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

親職愛惜倉庫即是不肯發倉穀以贍幕府官屬之而浮乘征

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多置官屬不得不多費倉

亦為權時救急合上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

面先將構隙之故說明之計乎以道理曉之入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

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蔡邕獨斷朝廷者不敢

以承棟者喻重任漢書田延匹夫媵指斥君故言朝廷杜石毋尚能致命一食左傳

宣子政於首山見靈輒餓問其病對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

牛問之曰宣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使盡之而

殺之靈輒乃倒載以禦公徒又戰國策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

有二人荷戈而從之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為若對曰昔臣之

父嘗餓且死君捨殮以饋臣臣之父且死曰中山君若有事汝

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中山君曰以一豈有身帶三綬職

杯羹而亡國以一食而獲二死士媵母未詳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三綬者古人兼官一官一

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薊以寵鄉

問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

寵乃發步騎三千人歸世祖世祖承制封建忠伯通與吏民語

何以為顏此段緊承上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

心引鏡窺影何以施眉目施展舉厝五臣本作建功何以為人

昭明文選集卷之四十一 與彭寵書

舉眉謂叛建功謂欲謀叛求建功業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臯

無以自立天地之間故曰何以為人

古。鳴。夷。之。逆。謀。梟。鳴。不。孝。鳥。先。食。母。而。捐。傳。葉。之。慶。祚。光。武。封。忠。侯。可。傳。後。葉。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子。孫。捐。棄。也。

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此。以。利。害。惕。之。其。氣。甚。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後。漢。書。吳。漢。說。龍。從。世。祖。會。上。谷。謀。共。歸。世。祖。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不。伐。而。伯。通。自。伐。以。為。又。况。字。俠。遊。功。高。天。下。在。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惡。諛。直。是。激。之。使。叛。此。今。乃。愚。妄。自。比。六。國。時。伯。通。自。號。國。為。燕。段。責。其。自。伐。之。愚。故。自。比。於。昔。者。六。國。

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

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幾者假設問辭謂有何人割據將古今形勢較量一

番開導其愚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區區小也龍為漁陽此太守結怨天子謂叛

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皆一惡諛嘲笑

此段責其不度德量力之愚以上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

安士無賢不肖皆樂力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

時言龍之叛逆如病者中風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

言二句痛其無賢輔發明起處皆以其愚東觀漢記浮密奏

多寵上徵之龍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衆

信多奈何為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長為羣后惡法永為功

信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龍止不應徵

臣鑒戒豈不誤哉。既叛則必為惡受法長為羣定海內者無私

讎勿以前事自疑。前事即舉兵願留意顧老母少弟。是愛他又

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痛者痛其以而為見讐者所快。快者

以愚被戮無人報復冷甚毒甚峭甚范曄後漢書曰寵獨在便

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着牀又以寵命呼其妻妻

八大驚昏夜後解籠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

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

便持記馳出城因以

諸關封為不義侯

按通篇俱反覆明寵之愚愚則自伐其功故典大郡意猶

未足愚則自矜其智故據一隅妄圖非分且愚自不明義

理識利害故內聽婦言外信邪謀愚則不度形勢審順逆

故災身禍家親痛仇快病總由於無賢輔處處語俱帶尖

薄實激之使叛非勸之使降不怨喻人能折人之口其能

服人之心乎欲寵降心相從也難矣然則寵為漢臣不終

固以愚見殺於蒼頭之手浮之激成其罪亦尚可這乎

為曹洪與魏文帝事

陳孔璋曹子桓集序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

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似陳琳所為向註

曹洪字子廉文帝從父琳為之作書報

文帝文帝觀其辭知琳所為此復與之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後意奢說事頗過古其實伏上

破賊謂破張魯前得九月二十日書得文讀之喜笑把玩無厭

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伏下半截使不認代筆人念欲遠以

為歡故自竭老夫之思時子桓在鄴洪在漢中故曰遠為歡欲博子桓歡笑自竭妙倩人雖被識破偏

要認為已作近來此軍極多辭多不可一二粗舉大綱以當談

笑但尚知附入文人亦是妙事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左傳司馬侯曰四嶽

細陳三塗九州之險也註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山名彼有精甲數萬臨高

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

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漢書韓安國曰疆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縞曲阜所出尤為輕細縞

之細者日縞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疆古人五臣本常有

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猾亂也夏謂中國周宣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歡

載言其難也難易為通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

勢指漢中謂為中材處之殆難倉卒有險可守故難倉卒取之

明為下文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子桓

答洪書曰今魯包凶邪之心肆蠱惑之政天兵神附師徒無暴樵牧不臨故取魯之易是夏殷所以喪苗

扈所以斃夏殷桀紂禹征有苗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

然商周何以不敵哉勝敵以德此來命之無可昔鬼方譚昧崇

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

退修之軍盟音孟津有再駕之役申上文不義而強三科之中此等為下科易高宗伐鬼方三年

克之左傳文王聞崇德亂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修德復然

伐之因壘而降武王觀師孟津既退而復伐之故曰再駕然

後殪音戎頂高宗文王勝股頂武有此武功焉以上皆言勝敵之難

鬼方崇侯殷辛惡尤浮於張魯不能即服者雖下非是三君德不足且愚能知守險此下截意豫於前截透出血脉關通未有星流景

集飈奮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再將破魯之易申守險說一番起下不知

意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出三科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

彼張魯下愚指鬼方等守謂守險申上中才在中才則謂不然

難倉卒意不然謂勝敵不能若如是之易搭下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稔

又疑焉子桓答曹洪書曰今魯罪兼苗桀惡稔厲荼縱使宋翟

益也以下辨析所疑歷徵載籍儼是文人傳通古今行徑蹇俞滑蹇善用兵者見下註何者古之用兵敵

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

虞晉不加戎見左傳季梁猶在疆楚挫謀見左傳暨至衆賢奔

紂三國殷虞為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有人尚不可伐

夫墨子之守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宋雖小

之守楚終不能攻宋墨子公輸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九

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城械盡子墨子之守

圍有餘公輸般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王問其故子

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

臣之弟子俞滑蹇三百人已持守圍之器在宋城上雖殺臣不

能絕也楚王曰善吾請無攻向註公輸子為雲梯將以攻宋墨

子聞之乃往解衣裳繞以為城以箸為械公輸之攻若乃距陽

械已盡矣而墨子之守不可入言其有道而妙也平據石門

皆漢中地言魯誠能守此二方據八陣之列雜兵書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牡陣四曰牝陣五曰衝

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鴈行陣據布也騁奔牛之權

奔牛見史記卽齊田單馬肯士崩魚爛哉言彼誠能據險以守

用火牛破燕事權智也我兵雖勇終無所自

八陣奔牛皆指魏註作張魯非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

毅已拔卽墨矣再用反振見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田

守齊之老夫不敏未之前聞以上皆舉古人擇險守國雖善攻

卽墨無如之何折辨來書猶無所救申

上中才處之殆難倉卒意事理明白曉暢儼是文人議論及讀

到下借人句不覺發噤以上皆折辨所疑以下言其不是信

人乃是自竭其思益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以下敘能游雅

此上下分界處陳留記襄邑渙水出其南雅水經其北傳

息渙者學藻續之絲云雅渙之間出文章故其黼黻締繡日月

華蟲以奉於宗廟御服焉間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之善本遺風有子勝斐

然之志司馬相如揚雄王褒也一八益部便能故頗奮文辭異

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爲倩七人是何言歟別傳原遊學詰

孫菘菘曰君以鄭君而舍之以鄭君爲東家丘也原曰君以鄭

君爲東家丘以僕爲西家愚夫邪銑註魯人不識孔丘聖人乃

云我東家丘者吾知夫駮驥垂耳於善本堀牧善本鴻雀戢

之矣言輕孔丘也夫駮驥垂耳於善本堀牧善本鴻雀戢

翼於汗池垂耳戢翼未行未褻之者固以爲園囿之凡鳥外旣

之下乘也謂其行與飛不能及及其整蘭筋揮勁翮相馬經云

中出謂之蘭筋玄中者目上陵厲清浮清天顧盼千里喻文章

陷如井字蘭筋豎者千里晨風鷗也詩隰有六駿

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駿哉晨風鷗也詩隰有六駿

召月文選集成

卷之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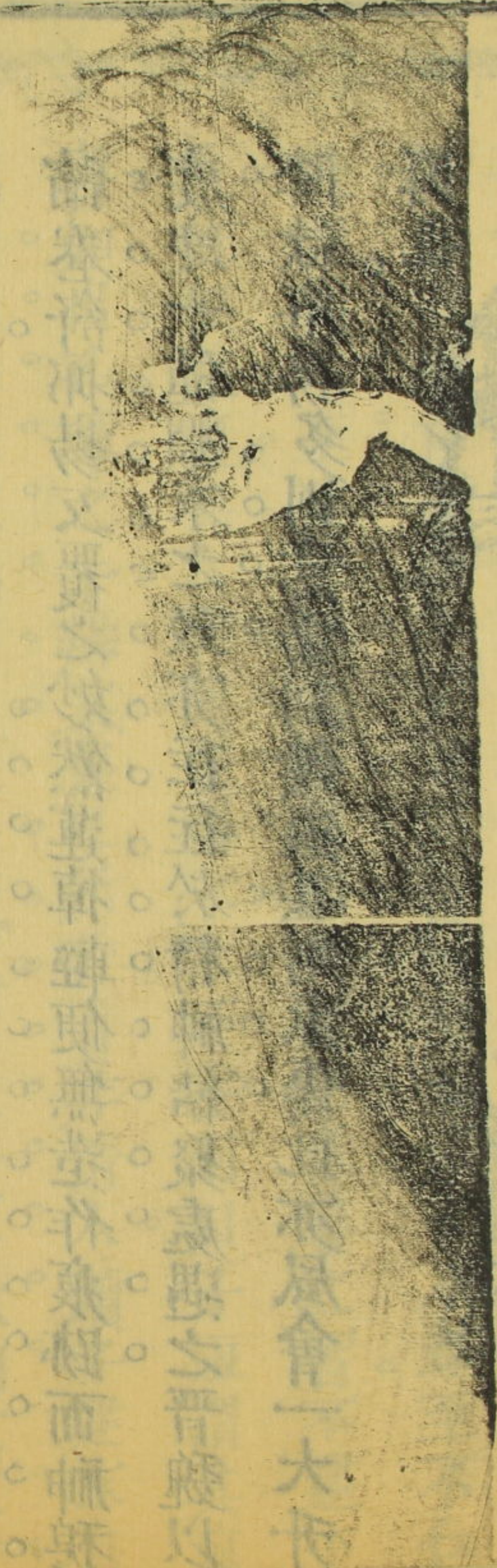
與魏文密書

三

故宅野

按篇中以難易作骨。因所見漢中之險。張魯有險而不知。守致破滅之速。書示子桓。復因子桓來書。見魯無道。雖守亦無救於亡。遂再申前說。反覆折辨。而以古人雖至不仁。能守亦不至遽亡。其國守易而攻難也。惟魯之智不逮。下愚既無道。復無人守險。安得不亡。下半則因子桓謂其前書如出孔璋之手。辨其係已所作。實非倩人。讀子建求自試表。是書生欲踐戎馬之場。讀此書。是將軍欲翔文章之府。雖非本色。前後却自掩映成趣。又魏初之文。隸事多。行文鍊。雖疎宕流逸。不及西漢。而嚴

重整齊中。綽有淵然鏗然之聲。丰度猶未遠也。自此而後。漸趨排偶。則文勝而趣不長矣。東漢文體質矜鍊。鎮密多取四字為句。實開魏晉之先。雖不如西漢之渾雄沉厚。伸縮卷舒。抑揚反覆之妙。然運掉輕便。無造作痕跡。而神穆度冲。一種淵永之致。亦在在於精神結聚處。遇之晉魏以降。隸事務多。則意傷刻鏤。過甚則氣傷。此亦風會一大升降也。



昭明文選集成卷之四十一

古榕万廷珪伯海評點

及門吳作霖斯沛全核刻

書中目錄

與孫權書

與吳質書二篇

與鍾大理書

與楊德祖書

與吳季重書

答東阿王書

與蒲公琰書

與曹長思書

與廣川長書

與從弟書

以上共十二篇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吳書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魏弟權立周瑜魯肅諫權曰將軍承父兄餘

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何區區受制於人權遂據江東西連蜀漢與劉備和親故作書與權望得來同事漢

阮元瑜

魏志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於俗太祖為司空召為軍諮祭酒又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

又轉丞相舍曹屬卒

離絕以來於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全姻媾之義恩情

已深違異之限中間尚淺也前好指赤壁未交兵以前吳魏之好未絕至交兵以後其好始絕時

已三年故欲再申前好此番致書是魏欲與吳和扯出婚媾來

伴講求申前好便有緣起文字最難在開端是其滲淡經營處

○爾雅婿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重婚曰媾吳志策弁江東曹

公力未能逞且欲無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章取賁

女違異即是因交兵而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欲申前好之心每覽古今

好絕只三年故尚淺善本因緣侵辱或起瑕釁作置心忿意五臣危

所由改趣始合終離趣向也作氣

用成大變翰註因事緣情有所侵奪恥辱之事乃起瑕

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韓信初封楚王人告信反高祖

陰侯故傷心光武至薊彭寵上謁自伐其功謂上不以歸降封為淮

之故曰無異幽州牧朱浮復構寵罪遂舉兵攻浮望怨也後俱

誅以反陳豨反盧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置於情漏此事之緣也

北後聽其臣張勝計陰使人至豨所約與連兵無決戰欲藉豨

以自重後豨敗人告綰通豨高祖召豨不敢歸遂反後敗亡入

匈奴又高祖誅彭越醢之徧賜諸侯及淮南王英布大恐陰聚

部兵欲反未發賁赫為布中大夫知其情上書告變後漢使至

徵布布族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

相舊之恨楊州舊屬江南江南之地盡屬焉今魏徙楊州於壽

西壽春屬魏魏楊州刺史春令孫權全有江南之地故不屬本州江都圍經江

鎮壽春捐舊卽上失楚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

露之奏魏志劉馥字元穎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

顯露即上朱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初張勝為縮使匈奴匈奴攻

浮構寵事族勝及勝歸告以謀實欲使縮備匈奴無攻稀內陰結於稀外

脫罪於漢縮悟復詭奏事由他人以免勝罪是貸故也變謂後

漢知其情匿有陰構賁赫之告見固非燕王淮南之登也

縮懼而反實為佞人所構會也

不同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碩大也實為佞人所構會也

是為權出脫構會構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

其會合使不得合也以下緊承上佞人

情因形設象易為變觀因形勢以設比象易為

之以恥辱大五臣本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數句盡說士之術吳

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便是昔蘓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

示以禍難激以耻辱之實

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申上禍難耻辱

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尸不為牛從今西面交臂而

人雖死其不事秦延叔堅戰國策註曰尸雞仁君年壯氣盛緒

中主也從牛子也尸或為口從或為後非也

信所嬖緒業也業信既懼患至頂禍兼懷忿恨頂耻不能復遠

度孤心近慮事勢遠度者恐操不能容已近慮者遂齎見薄之

決計秉翻然之成議不與操和齎加劉備相扇揚時蜀與事結

豐連推而行之事交兵想暢本心指孫不願於此也此段言其

佞人扇揚而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

成為權出脫孤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應上厚授

下懷集異類異類

召月文選集茂卷之四十一與孫權書三

收色子

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包藏禍心謂欲加害於權陰有鄭

武取胡之詐因婚媾而取吳地韓子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

夫關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乃使

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

仁君灑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操自常思除棄小事更申

前好書中大眼目小事從前二族俱榮流祚後嗣曹孫也以明

雅素中誠之效雅素謂平生以上明所以致書之由是恐人

也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書未致則此意常昔赤壁之役遭離疫

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

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操赤壁敗後

守江陵瑜攻之歲餘仁棄分分土操居荆土本非已分我盡與

城走二者皆諱歸其敗無取其餘如襄陽樊城等皆與

君冀取大漢疆土操竟視為已思變此計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

也物曰與曰取無君甚矣不復還之緊承上冀取其餘來言能申前好即變取其餘之計

謂還吳如下高帝光武所為亦於已無害此即樊城襄陽等郡縣自遂猶自安還

也皆操自占地步語註混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

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德音謂和好

動之以利初田橫攻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人海上

上遣使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

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鮪曰大司徒被害鮪與其謀誠知

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

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誅伐乎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

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

以並善本九江實欲觀湖五臣本灤音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

有深入攻戰之計也魏志建安十四年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

濟郡縣為權所累微令內移轉相警備自廬江九江斬春廣陵

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皖城按後出師表

四越灤湖不成亦由將恐議者大為已榮謂操自謂策得長無

吳有備故引師退避已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謂和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

規規於未兆不和好則有是故子胥知姑蘓之有麋鹿輔果識

智伯之為趙禽漢書伍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曰臣

見三百里戰國策智伯與韓魏圍趙於晉陽張孟談陰見韓魏

之君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乃與孟談陰約夜

遣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變必背君穆

夫不如殺之智伯曰不可智果見言不聽由便易姓為輔氏穆

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穆生漢楚王戊門下客

後忘設遂去之王戊以反誅鄒陽事吳王濞溥謀反屢諫不納

乃北游梁孝王後楚王吳王並與七國連反誅穆生鄒陽皆不

與禍難此亦慮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承

上以君之明觀孤術數謂行軍量良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

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割江謂吳所

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干

里情巧萬端越為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申上江

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左傳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

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

亂遂敗之漢書韓信為左丞相進擊魏王豹魏王豹盛兵蒲坂

塞臨晉信廼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至於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遂虜豹而歸以上林

之以凡事有宜謂機不得盡言將脩舊好而張形勢更無猶得

以威脅重敵人之承上其長難衛語似出於然有所恐恐書

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無故先來

求於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復從致書後逆

已為懼吳不肯和好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明古人之義昔淮南信左吳

之策善本隗歸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為

世笑漢書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

招聚其衆自稱西州上將軍遣子恂天水人更始亂歸亡歸天水

謂隗歸將王元說歸反彭寵見上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

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仁善本君少留意焉此又暗承上

扇揚漢書梁孝王怨袁盎廼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

袁盎天子知為梁使遣使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韓安國

泣諫王王乃令出之勝詭皆自殺梁王因長公主謝上怒稍解

後漢書竇融字周公扶風人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事遙聞光

武即位心欲東向隗囂使辯士張玄說與連和融不從奉

書獻馬光武賜融璽綬為涼州牧封安豐侯後遷大司空若能

內取子布外擊劉備四字是主中前好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

江表之任長以相付竟視為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

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謂不與君享其榮孤受其利

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恐不加罪所謂小人

之仁大人善本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為此也婉猶親愛也二若

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
善但禽劉備亦足為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也效功聞荆楊諸將

並得降者荆楊二州名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吳志

孫輔字國儀假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禁之
數歲卒又劉繇字正禮避亂淮南詔遣為揚州刺史繇不敢之

州遂南保豫章距命距揚州刺史之命執事謂權時揚州屬權權未割與故日不承執事疫早並行人兵損

減皆指吳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為悅憂人之憂故不悅然

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又明其不加兵且又

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副已

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案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

其中願仁君及孤虚心迴意申前好之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全為王

以補王關而慎周易牽復之義謂與蜀絕與已和也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

在茲勗之而已

按蜀魏不兩立從無使命往來吳當蜀魏之交可為二國

之援吳與蜀和蜀取益州漢中是其驗吳與魏和蜀失荆

州是其驗蜀重在和吳魏亦重在和吳所云舉足之間便

有輕重也此番致書在赤壁交兵以後吳蜀之好方固立

言殊難入手從婚媾舊好引入便見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前此構爭俱可付之度外又恐受吳譏笑將譏笑情事豫

為挾破處處俱占地步末期以取蜀自效是致書本意行文極有鋒稜

與朝歌令吳質書典畧質為朝歌長大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漢書魏郡有朝歌縣

魏文帝

五月二善本無二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季重吳質字塗路雖局官守有

限局近也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詩願言思足下所理善作

左地僻非冠蓋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

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彈碁間設終以六博

藝經曰碁正彈法二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碁先補角高談娛心哀

筆順耳馳騁北場南皮所遊地旅食南館旅衆也浮甘瓜於清泉沈朱

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

參從無聲可想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

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

逝化為異物元瑜阮瑀也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每一念其死生之事何時得與質言之

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禮記仲夏之月律中蕤賓易通卦驗夏至則景風生天氣和暖

衆果且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漳河之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

乘於後車續向日南皮之遊指孟津小城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時異謂此

時不得與質同遊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唯僻左故行矣自愛丕

白。謂勉行政治。

自愛聲譽

按清新雋逸。是一篇古詩。

與吳質書。典畧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並見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太

子與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行且也三年不見。東山

猶歎其遠。况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迄未足解其勞。結上

叙別結謂。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

憂心之結。言邪。徐幹陳琳應瑒劉楨也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

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

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去聲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

落畧盡。言之傷心。以上惜諸人之死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撰定都總也觀

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

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

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先美其行著

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

次美其文。文章志徐幹字偉長。北海人。太祖召以為軍謀。德璉祭酒。轉太子文學。以道德見稱。著書二十篇。號曰中論。德璉

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德璉應瑒字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

痛惜言場不遂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救淚既痛逝者行自

念也是書中大闕情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孔璋陳琳字章書也公幹

有逸氣但未適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

致足樂也元瑜阮瑀字記亦書類翩翩美仲宣獨自善於辭賦

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二句是言其文不如辭賦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

仲宣王粲字典論論文曰文以氣為主體昔伯牙絕絃於鍾期

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莫逮謂莫逮其賢禮記孔

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既諸子但為未及古

人亦一時之雋也諸子謂徐陳今之存者已不逮矣言今文人

及徐陳諸子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頓挫抑揚

神似左國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夜不瞑志意何

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如許光武有言年已三十

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也更歷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

牟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四句皆言已為

動見瞻觀言有所舉動何時易乎想未為世子時恐永不復得

為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仍是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

乘燭夜遊出古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

於邑裁書叙心於邑謂不得志裁制也

不忽遺。厚見周稱。周情意周到。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

五內震駭。玉猶在匣。情景。繩窮匣弱。爛然滿目。玉已出匣。情景。猥以蒙鄙之姿。

得視希世之寶。謝得玉。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正秦

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照應上文。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賜

典厚欽。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敬也

按通篇以君子比德於玉。尋出正大題目。見所求非全尋

常玩好。行文妙在典切不浮。

與楊祖德書。典畧臨淄侯以才捷愛幸。數與脩書論諸才人優劣。

曹子建

楯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於

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

南。孔璋鷹揚於河朔。仲宣在荆州。故曰漢南。孔璋廣陵人。在冀州。袁紹記室。故曰河朔。鷹揚。謂文章如鷹

之飛。揚。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徐偉長北海郡。禹貢之青州。故云青土。公

幹東平寧陽人。寧陽邊齊。故云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德璉南

許都。故曰北魏。脩太尉彪之子。故曰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

謂抱荆山之玉。隨侯見大地。傷斷以藥。傳而塗之。後蛇於大江中。銜珠以報。吾王於是設天

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該收掩取也。八紘猶八方。出淮南子。今悉集茲國矣。王

操。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絕跡一舉千里也。眼空一世。以孔璋之

昭明文選卷之四十一 與楊祖德書 三 曹子建

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

為狗者。善本無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子建前

陳琳嘲譏其文。琳反以為讚美其文。夫鍾期不失聽於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

畏後世之嗤余也。明眼人。不肯妄許可人文字。以此。以上。世

人著作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不自

作文最受益處。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

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詰其不為。潤飾之故。文之佳惡。吾自得

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和。是虛心語。亦吾常歎此達言。以為

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

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史記孔子文辭有可與

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以上言文。各有病。自見之難。貴虛心受益。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

淑媛。有龍淵。善本。之利。乃可以議於。善本。斷割。必能文。方可議

季緒張本。戰國策。晉平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曰

後世必有以色亡國者。美女為媛。國策。韓之。緜。戟。龍淵。太阿。陸

斷牛馬水。擊鴻鴈。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居撫之

利病。犖。虞。文。章。志。曰。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昔。田。巴。毀。五。帝。罪

三王。紫。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

魯連子曰。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祖丘。而議於稷。下毀五帝。罪

三王。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叔。弟子曰魯連。謂叔曰。臣願當田子

使不敢復說。往見而謂曰。今楚軍南陽。伐高唐。亡在朝夕。今臣

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所貴談說。此之謂也。如先生之言

有似鼻音人皆惡之田巴。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

不難。此概自况言今非無魯連其人能以可無歎息乎。以上言

文然後能評騭人文。但人多以自是之心當面錯過。人各有好尚。蘭菹待蓀蕙之芳。眾人

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蘭菹蓀蕙皆香草。呂氏春秋昔有人

居於海畔。海畔有人悅其臭。書咸池六莖之發。眾人所共。五臣

夜隨之。亦如文人所鑒各異。咸池六莖之發。眾人所共。本無

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此是好所惡惡所好者乃

帝樂曰咸池。顛頂樂曰。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與與

六莖。墨子有非樂篇。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與與

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

棄也。以上言人於文好尚不同。因以已生平所作正之於質。漢

書小說家者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崔駰曰竊作頌

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一

通猶一卷擊轅野人歌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

五臣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

官小則無功業可建。似當留心於詞賦。猶云壯夫不為。正見文之可傳。不專在詞賦。吾雖薄德。善本作

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善本金石

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以上達者所為。就文

楊子雲語為自家寫照。見已所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

貴不在是期於立功業以垂後。漢書司馬遷贊曰。有良史之才。其

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

之實。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

於同好。以上窮非要一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非目前其言之

者所為可成。

與楊祖德書

故也

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與莊子相友善。惠子。惠施。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按文章一道。寸心千古。作難知難。自知尤難。其中之詞賦。

尤屬小技。故楊子雲亦薄之。而不為篇中。抑揚盡致。未以。

立功立言。雙收用意正大。但出自子建之口。亦屬空談耳。

與吳季重書。典畧。質出為朝歌。長臨淄侯與質書。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猶雅集。得為密坐。密坐。善本。環坐。作燕。

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勞。相思。若夫觴酌陵。

波於前。簫箛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足下。謂季重。鳳。喻文虎。喻。

武。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侔。等也。蕭。何。曹。參。文。吏。衛。青。霍。去。病。武。臣。言。質。文。武。兼。資。

超出四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君。善本。子。壯。志。哉。過。屠。門。而。

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桓子新論。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

翰註。言我見質才兼文武。若人雖不用於時。且快我意。亦如。過屠者之門。而開口大嚼。雖不得食。其肉亦且快意。不得肉。喻。

質才未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

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

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莊子。淳芒謂苑風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取之而不竭。淮。

南子。今夫雷水足以溢壺。榼而江。然日不我與。矐靈急節。言一。日。之。

河不能實漏卮。皆言飲食之多。樂為時無幾。矐靈。日。也。急節。謂遷移速。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會後便別。不得長為。

聚首面謂相見日逸過也景日景參商二星名常不相見木左傳思欲五臣本無欲抑六龍之首頓

義和之轡翰註抑止頓下也六龍日車義和日御言惜光折若

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楚辭折若木以拂日

谷次於濛汜濛汜日人處閉謂使不得入也緣者緣而上升懷

戀及側如何如何以上叙與質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擘若春榮

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曠遠也復面謂若相見其諸賢所著文章

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所治謂朝歌文章即前與質時會飲詩歌可令憲許事小史

善本諷而誦之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日誦翰註憲事謂好事

夫五臣本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

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貫矣言驥及和氏以希為貴

尺即驥及和氏寧得珍貴乎以上見佳文唯少方見珍貴故要諷誦夫君子而不知音樂由文章而

及音樂為下朝歌生情且文章即音樂為下朝歌生情且文章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五臣本無此三

句墨翟不好妓善本從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正見其蔽足下好妓

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以上從朝歌生情

之樂張目怒也文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日有之矣求

治得得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

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以上勉以治績良王良

猶是止是御法不同二句是陪史記循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

吏楚有孫叔敖鄭有子產而二國俱治與吳季重書故范子

來數相聞曹植白向註對容口授使者此書殊不盡意但往來甚便慰問可數相聞不悉未足為病

按由別而會由會而復別因贊季重之人故不覺讌飲之

樂復因來訊文章之美併及當時讌集時諸賢所著文章

見皆可備諷誦正是物以少見珍意末以所治在朝歌故

借墨子生情勗以政治來路去路最為分明氣甚豪邁不

善學者易流於放縱耳

答東阿王書東阿王曹植

吳季重

質白信到奉所惠贖賜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

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遷力迪移也二句指奉至

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至尊天子百里縣自謂自旋之初伏念

五六日至於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旋歸也數句謂思極羨寵光之休

謂植王善本慕倚頓之富也無也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詩為龍

爵之貴龍寵也孔叢子子產問子順曰臣匱於財聞倚頓善殖貨欲學

之答曰然我知之倚頓魯之窮士耕則常饑桑則常寒聞朱公

富往之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於是乃適河

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贊擬王公

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王堂伏虛五臣本檻於前殿臨曲池而

行觴未央宮北有玄武闕金門王堂仕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

思列反去其苛禮不異布素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

之交漏渫隨口而出不擇言也

耀五臣本 穎之才 懿美也 事見史記 毛遂謂平原君曰 使遂蚤

從 深蒙薛公折節之禮 而無馮諼 三窟之效 孟嘗君封於薛

諫為孟嘗君收責於薛 盡焚其券 後齊不用孟嘗君 歸於薛 有

姓遮道迎之 諫曰 殺免有三窟 今有一窟 僅免死耳 乃為西遊

梁 梁惠王使人迎孟嘗君 齊大懼 使太傅謝過 留之 諫教以

請於齊 在薛立宗廟 置祭器 曰 三窟已就 君可高枕而卧 屢

獲 信陵虛左之德 又無侯生可述之美 事見史記 信陵君魏公

會賓客 公子從車騎 虛左位 自迎夷門 侯嬴 贏上坐 不讓 後秦

伐趙 趙求救於魏 魏王畏秦 不敢救 公子用侯生計 盜兵符 以

朱亥殺晉鄙 代之 將 凡此數者 乃質之所以憤積於曾臆 懷眷

而惜 邑者也 憤積而惜 邑情 邑憂 貌 若追前宴 謂之未究 未謂

盡其 傾海為酒 弁山為殺 伐竹雲夢 斬梓泗濱 然後極雅意 盡

歡 情信 公子之壯觀 非鄙人之所庶幾也 答來書所云 大丈夫

若質之志 實在所天 向註所天 謂所尊敬 言志所尊敬 在於

投印釋鞞 朝夕侍坐 縣令銅印 鞞 鑽仲父之遺訓 覽老氏之要

言 二句言志 對清醕 而不酌 抑嘉穀 而不享 使西施出 惟嫫

模 母侍側 嫫母醜女也 本楚詞 四 斯盛德之所蹈 明哲之所保

也 若乃近者之觀 實蕩鄙心 近者之觀 謂子建所 秦箏發徽 以

藉紗 二八迭奏 舞列 填簫激於華屋 靈鼓動於座右 靈鼓 耳嘈

嘈於 五臣本 無聞情 踴躍於鞍馬 謂聞樂生人 謂可北懾 肅慎

使貢其楛 矢南震百越 使獻其白雉 又况權備 夫何足視乎 此

昭明文選卷之四十一 答東門王書 六 故也

言東阿王音樂之盛聞之使人陡發雄心答前書蕭曹衛霍之
語亦申明上非已所敢庶幾意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
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肅慎北夷國名楛木還治
名若箭鏃太公金匱武王伐殷越裳獻白雉重譯而至
治縣諷承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善木也子建
無表也

文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
美談次美諸賢之文左傳鄭伯享趙孟於垂隴七子從趙孟曰
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

志質小人也無以承命言無文才又所答賦辭醜義陋申之再
三謂自將其所答

不諷誦何但小史善木之有乎正答前書憲事小史諷而誦之
亦是極贊楹與諸賢文章之美

重惠若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

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言百姓安樂惟南子曾子至孝不

不同固以久矣以上答來書未段勉以政然一旅之衆不足以

揚名左傳少康有衆一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上句言人少下

以展其才司馬法若不改輟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此改輟易

六尺曰步武跡也御與子建

書中意不同上是言能用大不能用小此是言用小無所用其

力如下所云也乃借其言而反之是不樂居朝歌欲從大處建

立功業前思投印釋轍者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絳衣驥之足而

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申上無所

不勝見恤謹附遣白答不敢繁辭吳質白

按通幅俱與前書相反文尤流動可誦

與潘公琰書

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潘寵子炳字公琰為別部司馬

應休璉

公琰前日曾過休璉至明日欲遣書謝值公琰文使人來召璉璉別事不得往故為報

璉

其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

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

夷門侯嬴顧者公子無忌顧之見上史記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

藏於賣漿家魏公子欲見之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
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二句是喜公琰肯至其室

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已郎君謂炳頑才璉自謂言

父寵為太尉璉常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

事之故曰郎君求二句只是言命僕人陽晝喻於詹何揚倩說於范武二句只

魚酒以待公琰割裂得無理不通說范必子賤將適單父陽晝

謂子賤曰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揚鱗也其為魚味薄而不

美喻人之易合若亡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博而

厚喻人之難合列子詹何楚人以獨壘為綸芒針為鈎荆棘為

竿到拉為餌而引盆車之魚韓子朱人有酤酒而不售以問閭

長者揚倩曰汝狗猛人畏焉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善註范武

未詳翰註右之善為酒者大意是言陽晝以魴魚為美詹何精

狗術喻其意釣得魴魚范武善為酒倍揚倩惡狗之說逐去其

酒也故使鮮魚出自潛淵承上芳旨發自幽巷承上繁俎綺

錯承鮮羽爵飛騰承芳牙曠高嶽義渠哀激戰國策義渠君之

其樂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倚書之期漢書

未聞字仲孺夫常有姊服過丞相田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

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

辭又陳遵字孟公嗜酒好賓客每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

就。意不宣展。漢書諸博士共持酒肉勞王式。江翁謂歌吹諸

歌客毋庸歸。今諸君為主。人日尚。追惟耿介。迄於明發。耿介謂

早未可也。四句言滿日夕而歸。見過一時燕會之樂。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

於俗。以上謝前日。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

之望。伯陽即。高榭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清風肅穆是

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子環請飲莊王。許諾。子環共於

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左江右淮。

其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

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邑邑不樂也。以上

故而不。因白不悉。據白。是辭今日見招。因有

得與。

按中間只是言得魚酒以餉賓耳。異樣張皇。直是窮措大

行徑詞。尤割裂難通。六朝文欲避俗就生。多有此病。學古

所當知戒。

與侍郎曹長思書。曹長思。曹

傳所不載。

應休璉。

據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圍。圍。都有匪存

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言無大可。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

後進見拔。皆鷹揚虎眈。有萬里之望。魏志。王肅字子雍。黃劭中

會。字穎考。陳國人。曾弱冠。累遷散騎侍。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旋

郎。給事黃門郎。二人皆有援助者起下。

與曹長思書。

三

故

高妙。指朝臣之貴者。復歛翼於故枝。喻身處下位。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汲

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郎署宰相皆高妙之位。恥為者恥不為也。有由謂不至離羣獨處。漢書汲黯字長孺。拜淮陽太守。黯伏地謝不受印綬。願為中郎。出人禁闕。又何武字君公。為御史。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漢書陳平家貧好讀書。司空多所舉奏。家負郭窮巷。以藜為門。學非楊雄。堂無好事之客。漢書楊雄家然門外多長者車轍。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殺從。雄遊學。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又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遵過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詠。遵起舞為樂。家貧孟公言家之貧。不全孟公之富。悲風起於閨闈。紅塵蔽於機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燕蕪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

袁生。瓠友。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燕蕪後農師不宿飽。樵取薪蕪。取草也。東觀漢記太原閔貢字仲叔。與周黨相遇。含菽飲水。無菜茹也。以上極言其清苦。總由於薄援助。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二句卑故名。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二句言年老。自然之數。豈有譽不揚。恨哉。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大弟謂曹長思。想還在近。故不益言。據白

按全無逸氣。一路雷堆而下。此文體之最早者。末處引喻却佳。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廣川縣時旱。祈雨不得。作書以戲之。岑文瑜為廣川縣令。

應休璉。

據白項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

昭明文選集解 卷之四十一 三

昭明文選集解 卷之四十一 三

昭明文選集解 卷之四十一 三

昭明文選集解 卷之四十一 三

昭明文選集解 卷之四十一 三

昭明文選集解 卷之四十一 三

昭明文選集解 卷之四十一 三

昭明文選集解 卷之四十一 三

昭明文選集解 卷之四十一 三

昭明文選集解 卷之四十一 三

昭明文選集解 卷之四十一 三

昭明文選集解 卷之四十一 三

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憇。以上極寫炎旱。雲

漢之詩。何以過此。雲漢。憂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

淮南子。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為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食。註。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待土龍

之神。而得穀。食。玄寺。道場。淮南子。西施毛嬙。猶供醜也。註。供醜。請雨。土人。闕。天子闕里。閭里。修之。歷旬。靜無

徵效。良曰。祈明勸教之術。明猶云。宣示勸教。百姓。求雨之非致

雨之備也。銑註。在於精誠。知恤下民。善本。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

矣。四句指。昔夏禹之解陽。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

辭未卒而澤滂沛。說苑。湯之時。大旱七年。使人持三足鼎而祝

去旱灾。桑林。湯。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

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肌乎。呂氏春秋。昔殷湯

湯乃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鄣其手。自以為曦。用祈福於上

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鄣音。鄣。數句是戲其精神。感通不及古

人。須更有。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此是能修人事。善否

之應。甚於影響。杲可以為不然也。左傳。衛大旱。甯莊曰。昔周饑

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應璩曰。

討邢乎。從之。歸興而雨。

按。雖屬堆砌。尚有風神。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此書言欲歸。因故報二從弟。

應休璉。據報間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芒。洛北大旱。禮



謂以物蒙覆其頭發善木風伯埽涂作途雨師灑道韓子思曠曰黃帝合鬼神於太

山之上風伯進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掃雨師灑道

茅茨涼過大夏五臣本作厦屋扶五臣本作寸殺脩味踰方丈尚書大傳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

天下註四指為扶肴肉修脯也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菀繫謂蔽柳茂也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日景弋下高雲之

之下苑猶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子讚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蒲且古之善射便嬛

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遁於京臺無以過也古之善釣京臺見上

班嗣之書信不虛矣漢書桓生欲借其書班嗣報曰魚釣一壑

其樂以上皆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宇濱洛困於踴塵思樂言北遊之樂

汶上謂歸每發於寤寐昔伊尹駘耕郵質憚投竿思致君於有

虞濟蒸人於塗炭東觀漢記到憚字君章汝南人鄭次都隱於

十日憚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

我為伊尹乎將為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得從

子告別而去憚客於江夏郡舉孝廉為郎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釣緝於丹

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又上黨郡然山

父不貪天下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此段言還京

之樂歸隱之志愈決山父即巢父前者邑人念弟無邑之人是與從弟欲

令善本州郡崇禮師官善作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

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饑寒駿奔之勞羈宦俟河之清人

壽幾何左傳侯河之清人且宦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

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此段言援

不能自致通顯不如歸隱為樂金張見上漢書霍光字子孟驃

騎將軍去病之弟淮南子夫乘舟而惑者不如東西見斗極則

曉然而寤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沈文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

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其儀時已變矣而守其故幸賴先君之靈

免負擔之勤左傳陳公子完曰免追蹤丈人畜雞種黍潛精墳

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無成善本作游言以增邑邑遊言遊郊

牧之田宜以為意邑外曰郊周廣開土宇吾將老焉此言室廬

近不復為言慎夏自愛慎夏熱之氣據報善本

按前路叙北遊太失之直下半尚有半致

